

五四以前的馬華報刊文學現象 ——以《檳城新報》為中心¹

江劍聰²

摘要：本文旨在探析《檳城新報》從 1895 年至 1914 年，這二十年間的文學現象和發展。第一個十年，基於儒家重視經世致用的政治立場，文藝僅是附屬品，用以補足版面，偶爾刊之。這段期間的文藝作品主要以詩詞為主，題材多為抒懷、唱和、旅遊等。到了後期粵謳的出現，其極為白話、富有批判性的特點，使報刊文藝增色不少。到了 1905 年 8 月，因響應中國「小說界革命」的思潮，《檳城新報》遂一改從前的保守，對報刊進行改良，文藝變成獨當一面，有了《益智錄》的附張，使第二個十年的檳城文藝日漸成熟和走向多元化。這時期以小說欄目最為特出。從剛開始只是登載少數的國外翻譯作品，到筆記小說的刊登，在量方面有明顯的增加。1911 年以後，小說欄目呈現百花齊放的趨勢，其中不乏轉載自中國報刊的作品，因此出現許多內容精彩，傳達新思想和正面價值的傑作。詩詞方面的成績，雖不及小說思想之「新」，但其中所呈現的檳城歷史記憶，以及南來文人流寓此地的過程經歷和心路歷程，都是值得

¹ 收件日期：2020/10/30；修改日期：2021/01/29；接受日期：2021/02/12

本文曾宣讀於國立中央大學舉辦之「第廿七屆金聲中文研究生論文研討會」，講評人李瑞騰教授對本文提出諸多寶貴意見；又，本刊匿名審查委員給予的修改建議，亦讓筆者獲益良多。在此一併致謝。

²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矚目和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關鍵詞：檳城新報、馬華文學、舊文學、益智錄

The Literature Phenomenon of Malaysia Chinese Newspapers Before May Fourth Movement --Centered on *Penang Sin Poe*³

Hung Kim Chong⁴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literary phenomenon and development of *Penang Sin Poe* from 1895 to 1914. In the first ten years, based on Confucianism's political stance that it valued the application of state-of-the-art, literature and art were merely appendages to supplement the page and occasionally publish it. During this period,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were mainly poems, and the themes were mostly expressing feelings and traveling, etc. In the later period, the emergence of Cantonese Song, its extremely vernacular and critical characteristics, made the newspapers literary and artistic. In August 1905, in response to China's "revolution in the novel industry", the *Penang Sin Poe* changed its former conservativeness and improved the newspapers. Literature and art became independent, with the addition of the *Yi Zhi Lu*, the supplement. Penang's art in the second decade has matured and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In this period, the novel column is the most outstanding. From

³ Received: October 30, 2020; Sent out for revision: January 29, 2021;
Accepted: February 12, 2021

⁴ PhD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he very beginning, only a few foreign translation works were published, to the publication of notebook novels,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volume. After 1911, the novel column showed a trend of blossoming, many of which were reprinted from China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s a result, many masterpieces with wonderful content, conveying new ideas and positive values appeared. Although the achievements in poetry are not as “new” as the ideas of the novel,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Penang presented in it, as well as the process and experience of the southern literati who live here, are all worthy of attention and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Keywords : Penang Sin Poe,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ture,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Yi Zhi Lu

一、前言

一般論述馬華文學或馬華文學史，多數聚焦在五四運動以後——馬華新文學的發展。⁵在方修的《馬華新文學簡史》中，其以1919年10月為馬華新文學史的發端。⁶此間涉及的文學史發展問題，學界對此討論頗多，亦出現不少修正的觀點。不論如何，多數研究的重心，均圍繞在馬華「新」文學——白話文學，即從五四運動以後乃至當代，尤其後者的研究，可謂蔚然大觀。而相對於「新」文學以前的「舊」文學——文言文學，或說受到五四運動「干預」⁷以前的馬華文學現象，則較少獲得相應的關注。

新文學固然重要，但舊文學亦不容忽視。因後者對前者，往往發揮推動和發展的作用。若無舊文學的存在，則新文學絕不可能橫空出世。然而馬華文學研究的一個問題，即是出現新文學獨尊的偏頗現象。張錦忠就嘗道出：

5 馬華新文學的概念，由方修率先提出。方氏認為，馬華新文學之所以為「新」，是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其以馬來亞地區為主體，是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華文白話文學。方修：〈馬華新文學簡說〉，《馬華文藝思潮的演變》（新加坡：萬里書局，1970年），頁22。

6 方修：《馬華新文學簡史》（新加坡：萬里書局，1973年），頁1。

7 張錦忠的觀點。張氏對於「中國文學對馬華文學的影響」的論述嘗回應道：「這樣的論述，顯然失之模糊籠統。比如說，這種影響，是單向的，還是雙向的？是進出口式的依存關係，還是中國文學以南洋為境外營運中心？我的看法是，中國文學左右了馬華文學的發展。這裡的『左右』，我指的是『干預』（interference），而非『影響』（influence）。」詳參張錦忠：〈中國影響論與馬華文學〉，收入鍾怡雯、陳大為主編：《馬華文學批評大系：張錦忠》（桃園：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19年），頁103-111；引文見頁105。

過去馬華文學史家筆下的「馬華文學」，往往有意無意地顧此失彼，或受限於「中國影響論」，獨尊白話華文新文學系統，而無視於其他華人文學系統的存在。⁸

顧此失彼，的確造成馬華文學出現一種失衡和斷層的狀態，尤其舊文學的缺席，使馬華文學史的格局形成偏狹的局限。

之所以如此，其中原因或歸於以往學者都面臨到共同的困境——文獻的匱乏。鍾怡雯曾在〈馬華散文的史前史〉中指出：

戰前馬華散文的資料異常匱乏，我們只能藉由零星的史料閱讀（大部分來自方修的選著），藉以「重建」戰前的書寫狀況。⁹

這幾乎是過去研究者的共識。然而，以往的這種困境經已出現柳暗花明之路。該文揭示：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南亞華人歷史文獻數據化計劃」，把戰前的報紙，重要期刊和出版品數位化，全文上網。新出土的資料，反駁了方修的觀點，亦使得馬華文學史有了開始的可能。¹⁰

因此，如今透過「東南亞華人歷史文獻」的資料庫，可以讓我們盡可能還原方修以外的「文學史」，得以溯本追源，發掘馬華新文學出現以前或與其同時並存的舊文學現象。惟努力拓展此方面的研究，我們方可逐步窺見馬華文學的歷史整體面貌和內涵，突破以往僅限一隅的不足，使馬華文學史的書寫更為豐富和完整。

8 張錦忠：〈離境，或，重寫馬華文學史——從馬華文學到新興華文文學〉，收入鍾怡雯、陳大為主編：《馬華文學批評大系：張錦忠》，頁 5。

9 鍾怡雯：〈馬華散文的史前史〉，《后土繪測：當代散文論 II》（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 年），頁 166。

10 鍾怡雯：〈馬華散文的史前史〉，頁 166。

雖說有關馬來亞舊文學的研究成果在量方面無法與新文學媲美，但相關討論還是不少，不過目前的研究，比較多還是關注在新加坡方面，尤其是康有為（1858-1927）的南洋活動與書寫，邱菽園（1874-1941）的文藝創作和文社研究等等。¹¹

同樣作為英屬殖民地——位處於馬來亞北方的檳城，其華人文化氛圍事實上並不亞於南方之新加坡。¹² 尤其文藝方面，《檳榔嶼志略》謂：「檳城文風日盛，雖由山川鍾毓，亦提倡之有人。」¹³ 檳城目前所見最早的華文報刊《檳城新報》（1895-1941），¹⁴ 也嘗反映十九世紀末的「檳城文風之盛，冠於南洋」。¹⁵ 故探討馬華舊文學現象，檳城是其中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地域。而要了解早期檳城的歷史文化和文藝發展，橫跨清末、民國時期，擁有近五十年歷史的《檳城新報》無疑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本文的一個嘗試，將採用「東南亞華人歷史文獻」資料庫所收錄的檳城華文報刊《檳城新報》，以及相關文獻，來探討檳城這塊島嶼上，於五四運動——

¹¹ 專書方面有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單篇論文方面，可參《馬來西亞漢學刊》，第2期·馬新漢詩專題，（2018年8月）。

¹² 晚清御醫力鈞（1856-1925）嘗於1891年遊歷新加坡與檳榔嶼，與當地閩人結交，並寫下《檳榔嶼志略》，其中提到：「檳榔嶼風俗，甲於海南群島。」見力鈞：〈風俗志〉，《檳榔嶼志略》，收入陳可冀主編：《清代御醫力鈞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頁317。

¹³ 力鈞：〈風俗志〉，頁317。

¹⁴ 本文所引報刊均出自新加坡國立大學「東南亞華人歷史文獻」資料庫。網址見：<https://libportal.nus.edu.sg/frontend/ms/penang-sin-poe/index>（瀏覽日期：2020年6月5日）。

¹⁵ 作者不詳：〈玩好墨跡〉，《檳城新報》無註明版次（1896年7月25日）。

馬華新文學史以前的文學現象。

對新馬兩地報刊嘗作深入研究的楊松年指出：

在五四以前，新馬報刊的欄位所刊登的絕大部分是舊文學作品，或有一二白話文作品，亦屬鳳毛麟角。¹⁶

誠然，直至五四運動發生以前，《檳城新報》所刊載的大多數文字都以文言為主，文學作品自然也屬於舊文學之列。在 1905 年以前，《檳城新報》上面所刊載的，基本上以古典詩詞為主，且都附屬在新聞版上。但在該年八月以後，情況則有了轉變。彼時特開闢了新的版面《益智錄》，除了詞章外，開始出現如短篇小說、諧文、雜文等獨立欄目，雖採用文言，但內容題材豐富，類似於我們今天的「文藝副刊」前身。

本文擬梳理和探析《檳城新報》從 1895 年至 1914 年，這二十年間的文學現象和發展。這裡需特別指出的是，本文旨在勾勒這時期的文學「現象」，暫不涉及歷史成因的問題。指稱的「文學」，主要是以詩詞、小說等具有抒情、消遣性質的文類為主，而不包括帶有政治目的、議論性質的報刊「論說」文體。時間點上擬分作兩個階段，以 1905 年 8 月《益智錄》創設為分水嶺。如此劃分，是因為《益智錄》開創以前的文學作品，主要以附錄在新聞版的形式，文學屬於附庸；而《益智錄》開創以後，文學始獨立於新聞之外，變成獨當一面，且呈現多元之勢，與前期尤為不同。第一部分，將討論《檳城新報》1895 年至 1905 年之間刊登的漢詩和粵謳；第二部分，則闡述《益智錄》開創後至 1914 年間所刊載的詩詞和小說。

¹⁶ 楊松年：〈五四運動前後的新馬文壇〉，收入王潤華、潘國駒主編：《五四在東南亞》（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9 年），頁 286。

二、早期文學：漢詩與粵謳（1895-1905）

關於早期馬來亞華文報刊上的文學，1930年出版的《星洲日報週年紀念冊》收錄了一篇署名「仙嶠」的〈報紙副刊小史〉，其中說到：

報紙上副刊的起源，最初不過在新聞餘幅，附載詩詞，或圍墨軼事，用以補白，及聊助讀者興趣，所以標題總是「文苑」「餘瀟」等類，有時刊載，有時不刊載，大家都以等閒視之。¹⁷

《檳城新報》早期的情況大致如此，且持續了近十年的時間，直到1905年方出現轉變。早期的版面，主要以論說、新聞、廣告為主，儒家道德意識和政治色彩頗為強烈。至於作為「聊助讀者興趣」的文藝作品，不過偶爾夾錄於新聞版面，其中以漢詩為大宗，其他極少數的尚有粵謳、燈謎、對聯、笑話、雜俎等。

《檳城新報》最早出現的文藝欄目，為「詩章附錄」，出現在1896年3月12日。顧名思義刊登的是一則詩作，題為〈四老吟〉，作者是何漁古。〈四老吟〉是一首組詩，分別由〈老儒〉、〈老將〉、〈老農〉、〈老妓〉所組成，內容沉鬱，意境悲涼。詩前有序文，表達了作者懷才不遇，對前程感到茫然等的慨歎。¹⁸ 這些情緒均充分表現於作品當中。茲以〈老妓〉為例：

十載揚州艷幟張，幾多蜂蝶為花忙。歌聲遏玉群伶拜，舞態

¹⁷ 仙嶠：〈報紙副刊小史〉，收入傅無悶編：《星洲日報週年紀念冊》（新加坡：星洲日報，1930年），頁147。

¹⁸ 何漁古：「人生三十不得志，便當懷刺謁公卿。余年三十有四矣，五渡重洋而不偶，三說暹王未行。客路茫茫，征塵擾擾，頭路依舊，青眼難逢，試成四老微詞，以警半生悠悠。」見何氏著：〈四老吟〉，《檳城新報》無註明版次（1896年3月12日）。

宜花眾客狂。有限駒陰催綠鬢，無情鶯鏡易新妝。江州司馬
如相遇，紅袖青衫兩斷腸。¹⁹

作者在詩中化用了白居易的「江州司馬青衫濕」，隱喻兩人同病相憐，失意之情可見一斑。學者嘗指出，南來文人的「創作思維中仍固定於傳統中國的詩學模式，或意識形態的展現」，作品中不乏「中國經驗」式的情感投射。²⁰若我們檢視這首〈老妓〉，包括其他三首，其中所體現的中國性，誠然如此。

從文學史的角度言之，何氏這首〈四老吟〉作為《檳城新報》首度登場的文學作品，具有其象徵意義。過去檳城即便有著「文風之盛，冠於南洋」的美譽，但文學作品都僅限於文人或知識分子之間流通。文學傳播的網絡極其有限。在十九世紀末《檳城新報》創辦以前，若非在 1891 年嘗旅居檳城三個月的中國文人力鈞（1856-1925）寫下了《檳榔嶼志略》，把此地的文學作品記錄在〈藝文志〉和其他篇章中，我們根本無法窺見檳城文風究竟如何之盛。²¹南洋大文豪邱菽園（1874-1941）在閱讀〈藝文志〉後，有欲「採錄以廣其傳」之心，嘗派人到檳城求取這些作品，但最終徒勞無功，原因

¹⁹ 何漁古：〈四老吟〉，《檳城新報》無註明版次（1896 年 3 月 12 日）。原文並無標點，此處包括下文所引《檳城新報》內容，標點皆為筆者所加，特此說明。

²⁰ 辛金順：〈南洋作為一種想像的方式——論馬華古典詩（1881-1941）的在地意識〉，《馬來西亞漢學刊》，第 2 期（2018 年 8 月），頁 4。

²¹ 力鈞：〈藝文志〉，《檳榔嶼志略》，收入陳可冀主編：《清代御醫力鈞文集》，頁 321-332。除了《檳榔嶼志略》外，嘗任檳榔嶼副領事的張煜南，其所撰之《海國公餘輯錄》亦收錄了部分檳城早期舊體詩作。見張煜南：《海國公餘輯錄》（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光緒 24 年刊本，1898 年），卷一，頁 36-45。

是「皆未刊行本也」。²² 由此可見當時文學傳播的困難和局限，這對當地的文藝發展是不利的。

報刊為大眾傳播的重要媒介之一，「為公眾而刊行」，²³ 當文藝作品進入大眾傳播媒體——報刊，與接受者——公眾接觸，則其傳播或流通的場域是廣泛的。《檳城新報》在 1895 年創辦後，一方面使得當地公眾能夠輕易接收到中外消息，嘗任檳榔嶼副領事的張煜南在他編的《海國公餘輯錄》中，其中收錄的一首詩說明了《檳城新報》對當地人的影響：「新聞絡繹綴成篇，石印分明玉版箋，中外流行無間阻，看須一日一回錢」，張氏案曰：「新聞紙流行中外，嶼中閱視者多人」。²⁴ 顯見《檳城新報》有一定的讀者市場。而另一方面，則是突破了以往文藝傳播有限之困境。《檳城新報》的出現，意味著當地文人或知識分子有了發表作品的舞台，與此同時，公眾或讀者亦有了文藝鑒賞和接受文藝養分的機會。

故從文學史的發展上而言，何漁古的〈四老吟〉初登《檳城新報》版面，可謂為檳城此地的文學發展正式掀開序幕。

除了這首外，何氏尚有其他作品陸續發表於《檳城新報》。²⁵ 據李慶年的研究，何氏嘗任職於《檳城新報》報館，近水樓台，故

²² 見邱煒菱：《五百石洞天揮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光緒 25 年邱氏粵垣刻本），卷二，頁 8 下。

²³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8。

²⁴ 張煜南：《海國公餘輯錄》，卷一，頁 43 上。

²⁵ 何漁古：〈題涉趣軒〉，《檳城新報》無註明版次（1896 年 7 月 9 日）；何漁古：〈詩章附錄〉，《檳城新報》無註明版次（1896 年 5 月 26 日）；何漁古：〈詩章附錄〉，《檳城新報》無註明版次（1896 年 7 月 9 日）；何漁古：〈步和李茂才子德登極樂寺詩元韻〉，《檳城新報》無註明版次（1896 年 7 月 9 日）。

其作品常登載於該報。²⁶

前面提到的邱菽園，他與《檳城新報》亦有密切關係，邱氏的許多詩作，包括一些註明「未定」和修訂過的作品，均見於該報，值得留意。

在十九世紀末，不過二十出頭的邱氏主要活躍於新加坡文壇，名聲尚未在馬來亞其他地方傳開。1897 年 2 月，邱菽園的名字以及其三首詩作首度出現於《檳城新報》〈舊雨函詩〉的欄目上。主編介紹邱氏時特別稱許他為「風雅士」，稍微交代邱氏詩作的背景後，最後說：「昨日接讀，甚為欣賞，茲特照錄以供眾覽」，²⁷ 表達了對該詩的推崇。《檳城新報》所刊登邱氏的這首詩，亦見於邱氏的《菽園贅談》，但兩者文字略有不同。為方便對照，茲錄兩種版本如下：

《檳城新報》	《菽園贅談》
〈歸舟渡七洲洋，風浪大作，成五言古體詩三首，以代安函〉 ²⁸	〈記丙申十一月歸舟〉 ²⁹
我昔夢遊仙，夢登崑崙頂。仙侶挾之偕，倏忽去來迴。駕我	我昔夢遊仙，夢登崑崙頂。仙侶挾之偕，倏忽去來迴。駕我

²⁶ 參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頁 125-128。

²⁷ 邱菽園：〈舊雨函詩〉，《檳城新報》無註明版次（1897 年 2 月 19 日）。

²⁸ 邱菽園：〈舊雨函詩〉。

²⁹ 邱菽園：《菽園贅談》（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藏本，出版年不詳），卷三，頁 23 上 -24 上。關於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藏《菽園贅談》版本，據書中〈菽園叢書目錄〉所示「光緒辛丑閩中邱煒菱編」，以及同頁「菽園贅談」書目中的按語有關增刪提示，則應為光緒 27 年（1901）刊本。

《檳城新報》	《菽園贅談》
<p>吞舟魚，云渡弱水溟。閉目無所觀，鯨背水沒脛。側耳無所聞，濤聲但洪津。忽焉迴波騰，摧將天地並。大力負而趨，不數扛神鼎。壯哉得斯遊，已越三山挺。罡風高且寒，當之殊洗洗。無何日馭融，神雞驚我醒。幻境記依稀，至今如酩酊。此會賦歸歟，蒼茫汎孤艇。海水自天來，應與遊仙等。長嘯豁雙眸，當前述炯炯。</p> <p>風人愛多風，見風胸輒蕩。不兢笑南方，歸舟快所想。南風送我還，朔風通我往。頃刻長風乘，已出南荒壤。前途一望遙，浩然憑俯仰。上有天蒼蒼，下有水漾漾。水天鎮相連，舟中足吟賞。予欲手捫之，天高難運掌。風狂識我狂，激將濤十丈。如挾予登天，如催舟直上。起落迄無端，迴環互震蕩。但見雲飛揚，欲避風聲強。始信宇宙間，奇觀此深廣。</p>	<p>吞舟魚，云渡弱水溟。閉目無所觀，鯨背水沒脛。側耳無所聞，濤聲但洪津。忽然風雨來，摧將天地並。大力負而趨，重類扛神鼎。壯哉得此遊，已越三山挺。罡風高且寒，當之殊洗洗。無何日馭融，神雞驚我醒。幻境記依稀，至今如酩酊。此會賦歸歟，蒼茫汎孤艇。海水自天來，應與遊仙等。長嘯豁雙眸，當前述炯炯。</p> <p>風人愛多風，見風胸輒蕩。不兢笑南方，歸舟快所想。南風送我還，北風迎我往。頃刻駕長風，已出南荒壤。前途一望遙，浩然憑俯仰。上有天蒼蒼，下有水漾漾。水天鎮相連，舟中足吟賞。余欲手捫天，天高難運掌。風狂識我狂，激將濤十丈。如挾余登天，如催舟直上。起落迄無端，迴環互震蕩。但見雲飛揚，欲避風聲彊。始信宇宙間，奇觀此深廣。君看表海東，稱雄在泱泱。</p>

《檳城新報》	《菽園贅談》
<p>舟行儘千程，連日風不退。意云長至期，狂風本相背。分水有靈機，捷可萬牛賽。誰知撓舟行，風捲水成隊。海日長欽芒，宵來更憤憤。觸我望風思，溯洄徒宛在。行囊滿新詩，檢久當談對。蓬窓燭不明，驚濤忽入內。摧枯與折衝，何止力破塊。水重舟自輕，浮沉一而再。風伯猶呼號，舟人心已碎。司舟走踰跟，指揮諸沸潰。毀器汲橫流，斧門法堰埭。或且速我興，丹鉛毋詩愛。（原註：時余方評閱星洲社課）一笑揮以肱，勿得來話諛。苟其老龍頑，來觀吾吟態。吾當吟與聽，一吐吾魂磊。不然是謫仙，更與吾沆瀣。揮手從之遊，亦無干卿輩。死生顧等閒，丈夫貴慷慨。吾言已異辭，君又何置喙。斯時客聞言，僵走惟惶昧。如聞私語吾，豈真死無悔。</p>	<p>舟行已千程，連日風不退。意云長至期，狂風本相背。分水有靈機，力可萬牛賽。誰知撓舟行，風捲水成隊。海日長欽芒，宵來更憤憤。觸我望風思，溯洄徒宛在。行囊滿新詩，檢之當談對。（原註：舟中無聊，連日評閱社課）蓬窓燭不明，驚濤忽入內。摧堅如拉枯，何止力破塊。水重舟自輕，浮沉一而再。風伯猶高號，舟人心已碎。舟師走踰跟，指揮諸沸潰。毀器汲橫流，堵門當堰埭。或且速我興，丹鉛毋詩愛。一笑揮以肱，勿得來話諛。苟其老龍頑，來觀吾吟態。吾當吟與聽，一吐吾魂磊。不然是謫仙，更與吾沆瀣。揮手從之遊，亦無干卿輩。死生顧等閒，丈夫貴慷慨。吾言已畢詞，君又何置喙。斯時客聞言，僵走惟惶昧。如聞私語吾，豈真死無悔。</p>

這幾首詩的氛圍，表現出了作者在航海途中遇到風濤海浪，在生死

之間徘徊而感到驚心動魄的緊張心情，以及眼前所見的壯觀情勢，最後一段「死生顧等閒，丈夫貴慷慨」，頗具莊周風采，表現出置死生於度外的慷慨之情。

關於刊登於《檳城新報》和《菽園贅談》兩種版本文字上的差異：《檳城新報》版有落款註明詩作於丙申（1896年）11月23日，還特別提示此詩乃「未定稿」。至於收錄於《菽園贅談》的詩則沒有這些提示。惟其詩前有較詳細的引言：

丙申十一月十四日，由星洲買舟東渡。十七日冬至，北風大作。十九日，過七洲洋面，是夜風浪尤甚，船勢掀騰，大起大落，水溢入艙。幸不占滅頂者，間不容髮，事過情留，得詩三首，寄星洲社中諸子，藉報無恙。³⁰

本文所採之《菽園贅談》版本，根據作者的現身說法，乃重訂本，其中內容「俱有增刪」。³¹則有理由相信，收錄在《菽園贅談》的這三首詩，為修訂後的版本。作品的初稿和定稿，對於我們研究作者和作品具有重要參照價值，除了可資比較外，亦可以反映作者修訂過程的思想轉變。邱氏刊登在《檳城新報》的這幾首「未定稿」並未見收錄在其他著作中，誠為研究邱詩的珍貴史料。

就目前所見，《檳城新報》這十年間僅刊登了邱氏這三首詩作，登載邱詩的高峰，是在1911年以後，而版本差異的問題亦一再出現，此容後再述。這時期其他「新聞」所見邱菽園之名，主要與評點詩文相關。³²邱氏於1896年甫創麗澤文社，從事評點詩文，推廣文藝的工作，上引兩種版本詩中的小註都提到評閱「社課」，即為

³⁰ 邱菽園：《菽園贅談》，卷三，頁23上。

³¹ 邱菽園：〈菽園叢書目錄〉，《菽園贅談》，目錄，無頁碼。

³² 邱菽園：〈詩榜先聲〉，《檳城新報》無註明版次（1899年7月21日）。

這時候的事。當時星洲和檳城兩地的文壇交流，僅限少數的文人雅士之間，作品流通的場域極其有限。《檳城新報》作為當時罕有的大眾傳播媒體，文藝雖屬「等閒」，然而當時主編采錄了南方星洲文人的詩作，使文藝有了跨地域的傳播機會，促進了不同地方的文藝交流。而透過報刊的傳播，閱讀者眾，則必收湖心投石之效，使作品和作者的名聲在當地傳開。邱氏後來聲名大噪，其詩作後期常刊登於《檳城新報》，除了仰賴他本身的文學天賦和對文壇的貢獻外，當時報刊媒體的宣傳可謂功不可沒。而邱氏於 1897 年在檳城報刊初試啼聲的作品，無疑具有文學史和傳播史上的雙重意義，奠基了邱氏日後在檳城文壇的名聲。

縱觀《檳城新報》早期詩作，題材多為贈別、抒懷、唱和、旅遊等。其中，中國文人下南洋途經檳城時對當地名勝和風俗文化等的觀察，或因感發而作的作品值得矚目。

1900 年 3 月，丘逢甲（1864-1912）和黃恩翔（生卒年不詳）因保商之事被遣派南洋。兩人途經檳城時，嘗留下詩篇刊登在《檳城新報》。如黃恩翔的〈遊檳城亞逸意淡觀音閣次榮軒張觀察韻〉：

梵天瞻禮意悠然，與佛緣深得悟禪。相轉法輪千手現，磬鼓初夜數聲圓。閒看竹院茶煙裊，暫借僧房木榻眠。獨愛使君清絕句，三生慧業證青蓮。³³

又如〈檳城雜詩八首〉，茲錄其中之一、二、四首：

星坡更渡庇能去，猶是飛輪兩日程。雲木萬行由半壁，綠陰如海是檳城。

長隄北望海山蒼，車馬喧聞到海旁。道是西人安息日，踏歌椎鼓打毬場。

³³ 黃恩翔：〈詩章附錄〉，《檳城新報》無註明版次（1900 年 4 月 12 日）。

喬木陰陰列萬章，法輪初轉頓輝煌。自從八部天龍護，極樂人來禮梵王。（原註：阿易逸淡山水幽深，雲木蒼翳，現闢極樂寺，莊嚴閎麗。）³⁴

亞逸意淡或阿易逸淡（Ayer Itam）是檳城的一個地名，極樂寺坐落於此，是當地的重要名勝。上引的詩中都描寫了作者對這個地方的觀感。〈檳城雜詩〉還透露了當時黃氏從新加坡搭乘輪船到檳城所費日程，以及初登港口時所見到的境況，包括其他景色的描寫等，可謂引人入勝。

至於丘逢甲，則留有一首作品在《檳城新報》：「閱盡尋常富貴人，西南夷亦競相神。與君細語平生事，皮裏陽秋語更真。」³⁵丘氏按曰：「尚卿尊兄以相人術行海上，相遇檳城，書此奉贈。」³⁶這類豐富的文學史料，得以讓我們窺探當時南來文人眼中的檳城，而他們在地方上與其他文人的各種交集和活動，為我們還原了當時的歷史文化情景，具有重要的保留和參考價值。

除了漢詩以外，《檳城新報》也登載了一些粵謳，值得一書。馬來亞白話文學的源頭之一，或可從粵謳追溯起，其相當口語化的特色，恰好與傳統古典詩詞形成強烈的對比。據管林的《嶺南晚清文學研究》，粵謳乃發源於廣東民間的音樂曲藝，它融合了幾種民間說唱文學之長，適當地將詩詞中的美麗辭藻注入其中，從而創作出運用粵語方言、篇幅句法長短隨意、有韻而不限格律的新民歌。其特色為充分運用口語等抒發個人情感，既曲雅又通俗，且音樂性

³⁴ 黃恩翔：〈詩章附錄〉，《檳城新報》無註明版次（1900年4月23日）。

³⁵ 丘逢甲：〈詩章附錄〉，《檳城新報》無註明版次（1900年4月23日）。

³⁶ 丘逢甲：〈詩章附錄〉。

強。³⁷ 李慶年編了一部《馬來亞粵謳大全》，當中收錄了馬來亞報刊上登載的粵謳作品，總數有一千四百二十首，取材自十三種報紙。序言中提到馬來亞粵謳的特色：

我們所見到的粵謳，各有題目而不見有如詞牌一樣的調名，因此粵謳很可能是有固定的調子，演唱者根據字數的多寡而以某一調子唱出。……馬來亞粵謳與一般粵謳一樣，首先是具有綺麗纖細，低迴幽歎的特色，其次是在描述某種事態時，又具有詼諧諷刺意味，令人覺得謔而不虐。由於粵謳大量採用粵語固有詞彙，凡是懂得粵語的人，讀了都會發出會心微笑。³⁸

《馬來亞粵謳大全》共收了《檳城新報》十五首粵謳作品，均創作於 1905 年。以下試選取兩首來看早期檳城粵謳的特色。

〈容乜易（解心）〉：

容乜易謝，一朵鮮花，供人賞玩。過眼繁華，米話枇杷門巷，你心常掛。辱沒聲名，害了自家。風月場中，原是假。溫柔鄉裡，好比露水煙霞。斷無真淚，向君前灑。朝秦慕楚，賤比婁豷。雖則風流杜牧，傳佳話，只恐潯陽江外，無此抱恨枇杷。一入迷津，難以點化，進此關頭，一念就差。任得你週身銅鐵打，睇見筵前花柳，眼目俱麻。歌喉檀板，音清雅，迷魂蕩魄更有的小花娃。美人關跳不出，英雄闖，害到傾完產業，有乜揸拿。重恐斬宗絕嗣，丟清駕，悔恨嫌遲，苦惱

³⁷ 管林等：《嶺南晚清文學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334。

³⁸ 李慶年：〈馬來亞粵謳的起源與概況〉，《馬來亞粵謳大全》（新加坡：今古書畫店，2012 年），頁 3-7。

倍加。何不及早回頭，來挽駕，把章臺飛絮，視作過眼雲霞。
緊繫心猿兼意馬，莫學翩翩浪蝶，亂性迷花，但向色字源頭，
查察吓，利刀真可怕。不若學吓魯男柳下，美玉無瑕。³⁹

這首粵謳內容主要傳達「色字頭上一把刀」的訊息，勸誡那些流連風月場所之人及早懸崖勒馬，期冀他們以柳下惠為典範。文字相當白話，以粵語唸之朗朗上口，饒富韻味。

檳城一埠早期充斥不少煙花之地，嘗吸引不少當地或旅人尋芳。晚清重要報人暨思想家王韜（1828-1897），於1960年代從香港往歐洲國家之際，曾途徑檳城。在他的《漫遊隨錄》中，〈庇能試浴〉一篇寫下了王氏在檳城的見聞。其中就提到王氏與「好作狹斜遊」之普魯士船主到「妓室」觀光的故事。他們找到當地的車夫充當導遊，車夫從懷中掏出了一部手冊，那是「紀妓之著名者也」。⁴⁰可見從1960年代開始，檳城勾欄即為當地「名勝」之一。

力鈞《檳榔嶼志略》與張煜南《海國公餘輯錄》也有一些詩反映檳城的青樓風氣。如《檳榔嶼志略》：

大家愛學馬郊語，結伴齊來老舉寮。一望新街弦管沸，開廳
陪飲坐通宵。（原註：俗呼妓曰老舉，疑女妓轉聲。妓館曰
老舉寮，寮聚新街。妓多作馬郊語，俗以狎妓為學馬郊語。
宴客曰開廳，侍酒曰陪飲。）⁴¹

又如《海國公餘輯錄》：「新街深處好藏嬌，大賈時來意氣驕。樓

³⁹ 作者不詳：〈遊戲文章〉，《檳城新報》（1905年4月12日）。引自李慶年：《馬來亞粵謳大全》，頁44。

⁴⁰ 見王韜：〈庇能試浴〉，《漫遊隨錄》（上海：上海申報館，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本，1888年），卷一，頁16下。

⁴¹ 力鈞：〈檳城竹枝詞〉，《檳榔嶼志略》，收入陳可冀主編：《清代御醫力鈞文集》，卷十，頁342。

內笙歌樓外月，令人那得不魂消。」詩後註曰：「新街為流妓萃居之地」。⁴²可知檳城新街（Campbell Street）為十九世紀時期的著名「紅燈區」。《檳城新報》不時也會出現有關妓院中糾紛的報導。⁴³上述這首〈容乜易（解心）〉，大概是有感檳城這股「歪風」而作，以勸誡那些夜夜笙歌，通宵達旦沉溺於風月之所的尋芳客，以苦口婆心的唱詞來使他們認清「色字源頭」，「及早回頭」，具有強烈現實批判色彩。

另一首〈國勢日蹙〉，前有文字交代創作緣起：

上海中外報云，江甯藩台黃花農頃據海州王牧稟報，上月某日，忽有德兵艦四艘，碇青口洋面，德兵三十名，均已登岸駐扎云。

詞曰：

國事日蹙，君呀！重有乜法子維持？睇吓人地似虎如狼，我地好像伏雌，任佢東屠四割，豈復言公理！只怕佢要索無厭，我的土地有盡時，各國以均勢為詞，就何所底止，正係如攜如取，不汝瑕疵，箇陣五裂四分，無乜顧忌。就係剩水殘山，重有乜子遺？君呀！應念數千載嘅固有封疆，歷久本無乜變置。正係宗綿祖蔭，生長於斯，一旦入了外界輿圖，風景頓異。往日黃纛飄揚，呢吓換轉別樣旗。想到咁樣子情形，唔忍眼視。唉，真慘事！勸君唔好咁放棄，捨得個個同心戮力呀，未必國運整到咁凌夷！⁴⁴

⁴² 張煜南：〈檳榔嶼雜事詩〉，《海國公餘輯錄》，卷一，頁 41 下-42 上。

⁴³ 有關檳城娼妓文化的討論，可參黃賢強：〈檳城的娼妓與華人社會〉，《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臺北：龍視界，2015 年），頁 144-173。

⁴⁴ 作者不詳：〈粵謳〉，《檳城新報》無註明版次（1905 年 7 月 5 日）。引

這首粵謳洋溢了國難當前的氣氛。二十世紀初，西方列強正對中國土地虎視眈眈，有志之士眼見動蕩的國家時局無不充滿危機意識。當時海外僑胞也一樣感到心急如焚，深怕擁有「數千載」歷史的國家落入異邦手中，這首粵謳即展現了當時這股感時憂國的迫切心情。作者透過這首粵謳來喚起讀者自強不息，攜手共同救國的決心，文字情真意切，讀來振奮人心。

當時登載《檳城新報》的粵謳尚有〈唔好發夢〉、〈新聞紙〉、〈時一個字〉、〈和尚陳情〉、〈車仔佬〉、〈聞得爾起解咯〉等。這些作品一樣以相當白話的粵語創作，或針對中國和檳城當地所發生的時事進行針砭，或鼓舞老百姓振作自強，首首詞作表現出強烈的政治性和現實性，與五四運動的白話文學相比可謂不遑多讓。這時期的粵謳作品，正反映出英殖民地華人在異鄉憂心祖國的強烈心聲，值得矚目。

三、《益智錄》文藝版面 (1905-1914)

1905年7月26日，《檳城新報》封面刊登了一則〈看看本報大改良廣告〉，說明報紙即將擴增版面，其中提到：

「增大附張，廣求通信，印送新書，並有新箸救國小說、新串時事、歌謠逐日排登。」這則廣告預告了改版後的報刊，將登載「救國小說」等文學作品。《檳城新報》這時候進行改良，注入更多小說內容，與梁啟超（1873-1929）登高一呼的「小說界革命」思潮不無關係。梁氏在1902年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重

視小說對群眾所產生的作用。而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報刊，開始登載各種類型的小說，小說逐漸形成文藝主流。《檳城新報》的政治立場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非常接近，因此梁氏的口號，包括小說開始在中國引起重視並流行等種種因素，促使和決定了《檳城新報》的改良方向。

改良後的《檳城新報》，從此文藝獨立於新聞之外，不再像之前附屬和夾雜於新聞版當中。新增設的文藝版面，是以附張形式面世，版面名為《益智錄》，目前所見最早的《益智錄》附張是 1905 年 8 月 2 日發行。⁴⁵取名「益智」，想是蘊含增益讀者智慧的寓意。《益智錄》創設後，以前的「詩章附錄」，改為「詩界」、「詞章」、「詞苑」或「文苑」之名刊登詩詞作品，除此以外，還增新了：小說、叢談、遊戲文章、雜文、諧文、雜俎、瀛海瑣聞、舊事諧談、笑林、科學拾零、世界奇聞等欄目。這些欄目有些維持了一段時間就消失，有些則沉寂一段時間後復現，極不固定。而進入 1911 年以後，《益智錄》的版名直接消失，但其文藝版面仍然保留。總括來看，《益智錄》長期存在的欄目主要為小說、詞章、談叢、雜文等。尤其談叢，幾乎每日都會出現，有時整張文藝版面，惟有談叢一類欄目。談叢的題材包括萬象，舉凡各種奇聞異事、外國知識、名人傳記、謎語，有時甚至讀者來稿的詩文創作等，也可成為「談」的內容。以下僅就小說和詩詞兩類來說明《益智錄》版面的文學現象。

⁴⁵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將《益智錄》的誕生作 1905 年 8 月 4 日。然查此版面上的發行日期，實際上是 8 月 2 日。因這張《益智錄》被置於 1905 年 8 月 4 日的《檳城新報》當中，故生此誤解。見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頁 12。另，資料庫從 8 月 4 日到 8 月 12 日報刊收錄的《益智錄》一樣有日期不符的問題，採用時需再仔細檢核。

(一) 小說

《益智錄》刊載的文言小說，經本文考察，大多數都是從其他中國報章或著作轉錄。起初刊登的小說以外國翻譯作品為主，且與女性有關。後來則流行中國筆記小說，1911年以後可謂百花齊放，出現題材多元的作品。當中是否存在馬來亞當地創作的作品，由於缺乏詳細和明確的作者資料，故目前闕疑。

首篇小說刊登是在1905年9月2日，⁴⁶名為〈美人魔〉，⁴⁷作者不詳。因資料庫中所顯示的版面極度模糊，僅能依稀辨認出幾個關鍵字，故目前只知道作品的背景發生於羅馬，主角的名字為碧迪。就這些有限的線索來看，很大可能這是一篇西方翻譯作品。

第二篇小說刊登在同年9月19日，名為〈沙魯土格兒姪孃〉。查其出處，是源自日本人岩崎徂堂和三上寄風合著的《世界十二女傑》。⁴⁸原著出版於1902年，後來有趙必振的譯本，1903年於上海廣智書局出版。顧名思義，《世界十二女傑》敘說的是十二位傑出女性的故事，內容積極提倡女權，歌頌自由主義。這十二位女性分別是：沙魯土格兒姪孃、加釐波兒地夫人、蘇泰流夫人、路易美世兒女史、如安打克孃古列夫、朗蘭夫人、俄國女帝伽陀釐、縷志發珍遜女、女王伊沙百兒、依里瑣比思女王、扶蘭志思孃、普國王后流易設。《檳城新報》該日登載的，就是這本書介紹的首位女性，

⁴⁶ 李慶年以為《檳城新報》出現小說的日期是在1911年3月，此誤。見李氏著：《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頁46。

⁴⁷ 作者不詳：〈美人魔〉，《檳城新報·益智錄》無註明版次（1905年9月2日）。

⁴⁸ 岩崎徂堂、三上寄風：《世界十二女傑》（東京：廣文堂書店，1902）。

推測所根據的版本應為上海廣智書局的譯本。從 9 月到 11 月這兩個月之間，《檳城新報》以「小說」或「雜記」的欄位依序連載了《世界十二女傑》中前八名女性的故事。至於後四名則付之闕如，原因不明。11 月刊載完〈縷志發珍遜女〉的故事以後，小說欄目沉寂了一段時間，直到翌年七月才再有小說出現。

1907 年 7 月到 12 月之間，此時發表的小說作品俱與中國本土題材相關，僅少數是外國翻譯作品。而這時候的小說，究其質主要還是傳統筆記小說為主。所謂筆記小說，據吳禮權的定義，是指：

以記敘人物活動（包括歷史人物活動、虛構的人物及活動）為中心、以必要的故事情節相貫穿、以隨筆雜錄的筆法與簡潔的文言、短小的篇幅為特點的文學作品。⁴⁹

簡單而言就是「具有小說性質、富有文學意趣的筆記作品。」⁵⁰ 吳氏將清末民初的筆記小說分為四類：國史派、軼事派、事類派和雜俎派。⁵¹《檳城新報》此時刊登的一些作品，大致可歸類為軼事派，即「專記人物軼事瑣聞或文壇掌故之類的筆記小說」。如〈嗚呼幽冤婦〉⁵²、〈蔡世遠軼事〉⁵³、〈馬學士能醫兩妬婦〉⁵⁴等。〈馬學士能醫兩妬婦〉出自袁枚（1716-1797）《新齊諧》，⁵⁵更顯其筆記

⁴⁹ 吳禮權：《清末民初筆記小說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1），頁 3。

⁵⁰ 吳禮權：《清末民初筆記小說史》，頁 3。

⁵¹ 詳見吳禮權：《清末民初筆記小說史》，頁 5-10。

⁵² 作者不詳：〈嗚呼幽冤婦〉，《檳城新報·益智錄》第 6 版（1907 年 7 月 9 日）。

⁵³ 作者不詳：〈蔡世遠軼事〉，《檳城新報·益智錄》第 6 版（1907 年 10 月 29 日）。

⁵⁴ 袁枚：〈馬學士能醫兩妬婦〉，《檳城新報·益智錄》第 6 版（1907 年 10 月 31 日）。

⁵⁵ 袁枚：〈醫妒〉，《新齊諧》（清嘉慶間刻隨園三十種本，出版年不詳），

小說的特質。其中也有一些諷刺時作的作品，如〈中國之志士〉，⁵⁶諷刺那些中西學俱無根底的「志士」，假新學之名以行惡，以為可救國，殊不知一事無成，關鍵時刻卻不見蹤影。

進入 1911 年以後，《檳城新報》刊登的小說已逐漸擺脫筆記小說形式，而出現故事性強，重視情節轉折、文學色彩較為濃厚的作品。在這四年間，報刊登載的小說超過一百篇。經筆者初步閱讀，認為大致可分為十類：一、奇情，二、歌頌女性，三、俠義，四、偵探、五、寓言、六、警世、七、愛情、八、怪異，九、外國小說，十、筆記小說。這幾類裡面以前三類為大宗。以下略為勾勒這幾年刊登的值得討論之小說作品。

刊登在 1911 年 8 月的〈閩俠〉，作者不詳，是《檳城新報》發行小說以來連載時間最長的作品。故事是說一位足智多謀且有俠義之心的女郎，如何幫英雄豪傑和女郎父親渡過各種難關，過程充滿驚險，情節頗為精彩。小說從 8 月 23 日一直連載至 11 月 18 日將近三個月，但尚未連載完即夭折，原因不明。

1912 年 2 月的情俠小說〈意外緣〉⁵⁷，作者是蘇少泉，連載將近兩個月，故事敘說一名平生言不及女色的忠厚老生，意外結識一位誤墮風塵卻守身如玉的可憐女子，老生欲救女子出火坑，卻因友人失言導致妓女對老生產生誤會，幾經波折，倆人方冰釋前嫌。之後，老生因透過某人相助，終於高中狀元，到某人家答謝時，才得知某人原來與老生救出的女子是新婚夫妻，最終大團圓結局。這篇

卷十一，頁 10 上 -14 上。

⁵⁶ 作者不詳：〈中國之志士〉，《檳城新報·益智錄》第 6 版（1907 年 12 月 18 日）。

⁵⁷ 蘇少泉：〈意外緣〉，《檳城新報》第 7 版（1912 年 2 月 23 日）。

小說曾獲得熱烈迴響，被當地的劇作家改編成劇本《風塵義俠意外姻緣》⁵⁸，且於小說連載完近兩個星期後即在當地開演。⁵⁹

1913 年 5 月，《檳城新報》刊登了胡寄塵（1886-1938）的《弱女飄零記》。小說敘說身世可憐的少女小翠受到繼母所害而流落海隅，後來遇到被海盜所擄的阿紅，倆人相依為命，義結金蘭，幾經辛苦終於逃離海盜魔掌。之後倆人千里尋父，過程中又因為與少年甘郎的複雜姻緣關係而彼此心生嫌隙，可幸最終還是大團圓結局。據楊玉峰的《南社著譯敘錄》，《弱女飄零記》初版於民初，書前有作者民國二年（1913）自序，說此書曾於桂林鄧孟碩主持的《中華民國報》連載，因故事曲折離奇，被呼作「奇情小說」。⁶⁰《檳城新報》刊登這篇小說的時間與作者自序的時間一樣在 1913 年，據此推想很大可能是從《中華民國報》轉載。由這點來說，可見《檳城新報》的主編極為關注中國的各大報章雜誌訊息，是當時報刊文藝版面的重要編輯取材和來源。

這時期刊登的小說，有許多都是從上海第一大報《申報》轉載而來。如《檳城新報》1912 年刊登的〈搯獄〉⁶¹、〈泥金扇〉⁶²、〈白衣女〉、〈秘密室〉、〈鏢師婦〉；1913 年的〈洞庭波〉、〈鏢師女〉、〈奇男子〉、〈婢復仇〉、〈盜女傳〉、〈苦肉計〉；1914 年的〈薄

⁵⁸ 京仔芬：〈來函照登〉：《檳城新報》第 2 版（1912 年 4 月 4 日）。

⁵⁹ 作者不詳：〈本晚之意外緣〉，《檳城新報》第 3 版（1912 年 4 月 6 日）

⁶⁰ 楊玉峰：《南社著譯敘錄》（香港：中華書局，2012 年），頁 792，讀墨電子書。

⁶¹ 龍：〈搯獄〉，《檳城新報》第 6 版（1912 年 7 月 9 日）；《申報》第 8 版（1912 年 3 月 28 日）。

⁶² 鐵公：〈泥金扇〉，《檳城新報》第 6 版（1912 年 9 月 10 日）；《申報》第 3 版（1912 年 7 月 22 日）。

倅郎〉、〈臘梅〉、〈波痕〉、〈老僕〉、〈奚鐵臣之狐耦〉⁶³、〈浙

⁶³ 鐵公：〈白衣女〉，《檳城新報》第6版（1912年10月9日）；原刊《申報》第9版（1912年7月7日）、頌斌：〈秘密室〉，《檳城新報》第6版（1912年11月7日）；原刊《申報》第3張第3版（1912年7月29日）、劍嘯：〈鏢師婦〉，《檳城新報》第6版（1912年12月19日）；原刊《申報》第10版（1912年11月11日）、天誼：〈洞庭波〉，《檳城新報》第6版（1913年3月5日）；原刊《申報》第10版（1913年1月22日）、劍嘯：〈鏢師女〉，《檳城新報》第7版（1913年4月12日）；原刊《申報》第10版（1912年11月10日）、何立三：〈奇男子〉，《檳城新報》第7版（1913年6月25日）；原刊《申報》第13版（1913年4月5日）、了青：〈婢復仇〉，《檳城新報》第7版（1913年8月6日）；原刊《申報》第13版（1913年7月3日）、松筠：〈盜女傳〉，《檳城新報》第7版（1913年9月19日）；原刊《申報》第13版（1913年8月23日）、是龍：〈苦肉計〉，《檳城新報》第7版（1913年10月24日）；原刊《申報》第13版（1913年9月11日）、甯海無我：〈薄倅郎〉，《檳城新報》第7版（1914年2月17日）；原刊《申報》第14版（1913年12月24日）、韋士：〈臘梅〉，《檳城新報》第7版（1914年4月23日）；原刊《申報》第14版（1914年3月19日）、韋士：〈波痕〉，《檳城新報》第7版（1914年4月24日）；原刊《申報》第14版（1914年3月25日）、韋士：〈老僕〉，《檳城新報》第7版（1914年5月26日）；原刊《申報》第14版（1914年4月20日）、嘯霞山人：〈奚鐵臣之狐耦〉，《檳城新報》（1914年5月30日），第7版；原刊〈狐道學〉《申報》（1914年1月4日），第13版。按：《申報》小說篇名為〈狐道學〉。

西二俠士》⁶⁴、〈屍變〉⁶⁵、〈異丐〉⁶⁶、〈廣寒夢〉⁶⁷等。可見《檳城新報》對《申報》的文藝動態掌握。而觀察這些轉載的小說作品，基本上都與上述提到的三大類即奇情、歌頌女性和俠義故事有關，從中頗可反映《檳城新報》主編的編輯和取材標準，包括審美品味，同時也反映出檳城當地讀者的市場需求和所接受到的文學養分。

綜合以上，從《益智錄》創版到 1915 年以前，《檳城新報》刊登的小說可以說是逐步多樣化，漸入佳境。從起初單一的外國翻譯作品，到虛實兼采的筆記小說形式，再漸漸邁向內容題材多元，以故事和情節取勝的虛構小說。這些刊登的作品，經主編的精心篩選，基本上都是與時事結合，傳達出正向的、具有現代意義的價值觀和訊息，其中像對女權的提倡、歌頌女性的優點、強調仁義等價值，這些都反映出清末民初時期《檳城新報》的編輯立場和審美品位。透過這些作品，對當地讀者的心靈和文學熏陶會產生一定的作用。像〈意外緣〉後來改編成劇本開演，由報刊媒介而延伸及戲劇，擴大了小說的影響力和觀眾群，這應該也是報刊主編始料未及的「意外緣」，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呼應了梁啟超的呼籲，展現了小說與群眾的聯繫。

⁶⁴ 韋士：〈浙西二俠士〉，《檳城新報》第 7 版（1914 年 6 月 9 日）；原刊《申報》第 14 版（1914 年 4 月 30 日）。

⁶⁵ 亞笑：〈屍變〉，《檳城新報》第 7 版（1914 年 12 月 8 日）；原刊《申報》第 10 版（1913 年 2 月 17 日）。

⁶⁶ 浮塵客：〈異丐〉，《檳城新報》第 7 版（1914 年 12 月 12 日）；原刊《申報》第 10 版（1913 年 2 月 16 日）。

⁶⁷ 杏癡：〈廣寒夢〉，《檳城新報》第 7 版（1914 年 12 月 14 日）；原刊《申報》第 13 版（1914 年 10 月 7 日）。

(二) 詩詞

《益智錄》的初期，詩詞的欄目名字不一，有出現過「詩界」、「詞章」、「詞苑」或「文苑」的。有些讀者來稿置於「談叢」欄目，更有甚至不在《益智錄》版面，而附在新聞版底下，極不固定。⁶⁸到了1911年以後情況才有所改善，統一以「詞章」或「詞苑」刊登詩作。《檳城新報》這十年間刊登的詩詞不少，原則上與前期差不多，都是傳統的吟詠題材，或因旅遊當地名勝後有感而發所作，但也有少數是傳達「新」思想的。進入1911年以後可以說是邱菽園的天下，短短幾年就刊登了近百首作品。以下先以邱氏的詩來做討論。

1911年，邱氏三十八歲，此時他已聲名遠播，是新馬文壇的重要人物。邱氏從早期開始因文社和詩文點評的推廣工作就與《檳城新報》有良好合作關係，後來聲名大噪，邱氏的名字和詩文更是成為了《檳城新報》文藝版面上的常客。上節提到邱氏詩在前期僅見三首刊登於1897年的報刊上，而十四年以後，也即1911年3月6日，邱氏詩又重現於「詞章」欄目，分別是〈檳榔嶼道中望極樂寺〉、〈有所贈〉、〈選夢〉、〈題友人燕遊無題詩後〉和〈水心亭子夜宴即事迴文〉。⁶⁹翻查邱氏的詩集目錄，僅第一首有收錄在《菽園詩集》中，且對照兩者文字，與上節情況一樣，有些微不同。如《檳城新報》作「布金能助佛莊嚴，卻藉金容具眾瞻」，《菽園詩集》作「布金自助佛莊嚴，卻藉金容起眾瞻」。兩者的不同，顯示了邱氏曾修訂過原稿，至於何者為先，何者為後，則有待商榷。

⁶⁸ 困溪石：〈來稿照錄〉，《檳城新報》無註明版次（1906年2月5日）。

⁶⁹ 邱菽園：〈詞章〉，《檳城新報》第7版（1911年3月6日）。

一般來看，收錄詩集的詩作是修訂後的可能性會比較大（如上節的例子），報刊刊登的通常為初稿，但事實上又不完全如此，情況可能複雜得多。《檳城新報》3月7日刊登的〈星洲雜感〉，正好說明之。〈星洲雜感〉由四首詩組成，茲錄第一首和第四首如下：

《檳城新報》〈星洲雜感〉 ⁷⁰	《菽園詩集》〈星洲雜感四首〉 ⁷¹
第一首	
天監遺碑跡久刪，通津原不設重關。風吹少女宜銷夏，露立金仙自駐顏。赤道迴流蒸黑子，黃人去國雜烏蠻。誰從南島徵苗史，蝙蝠徑行水石間。	天監遺碑泐海山，通津原不設重關。風輕少女宜銷夏，露立金仙自駐顏。赤道迴流蒸黑子，黃人去國雜烏蠻。誰從貢道徵三保，甌脫偏聞赦此間。
第四首	
依然孤島枕潮流，遺種○誰訴鳥留。異果丹黃同嶺嶠，偏隅郡縣比琉球。氣○殘暑燈珠市，語雜緜蠻士女謳。兩度歲星成隔世，○○笳鼓出星洲。	雄風四面盪潮流，島外煙光一攬收。庸厚西隣天設險，憐非吾土客登樓。千艘重譯紆閩粵，終歲單衣比夏秋。慚愧漁樵成獨往，媿隅漸復解蠻謳。

對照兩者可以明顯看出文字改動之處不少，尤其第四首，韻雖沒改，但已更動全貌，儼然兩首不同的內容。其它兩首情況也差不多。就此來看，很難分辨出孰先孰後，所幸邱氏發表於《檳城新報》的詩作最後附了按語，曰：

右題曩登香江星坡各家報紙，今將原稿自行刪改，什不存二，

⁷⁰ 邱菽園：〈詞章〉，《檳城新報》第7版（1911年3月7日）。

⁷¹ 邱焯菱：《菽園詩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卷二，頁120-121。

因付《檳城報》錄之，此為定本矣。辛亥春仲宿兀自記。⁷²

作者現身說法，指明了他將原來登在新加坡報刊的原稿「自行刪改」，今發表於《檳城新報》的詩作係定本。而對照兩種版本，確實「什不存二」。《菽園詩集》的詩作是按時代先後排序，〈星洲雜感四首〉收在卷二，此卷收錄的詩作是作於「癸卯訖己酉，三十至卅六歲」，即 1903 年到 1909 年期間。《檳城新報》的按語落款在辛亥，也即該詩登載的年份 1911 年。由此可知，《菽園詩集》的〈星洲雜感四首〉創作時代為先，很可能就是原先刊登在新加坡報刊的初稿，而《檳城新報》刊登的〈星洲雜感〉則為修改後的定稿。

透過以上 3 月 6 日和 7 日的詩作，我們已可發現《檳城新報》所刊邱詩的一些現象和問題。首先，《檳城新報》刊登的邱菽園詩作，有的後來見於邱氏的詩集，但也有沒被編入的，這些作品中不乏南洋歷史記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許多遺珠還有待於報刊上繼續發掘。其次，邱氏在《檳城新報》發表的詩作，與《菽園詩集》或上節所引之《菽園贅談》內收錄的詩作，有版本不同之處，有些作品進行些微的文字更動，有的則全貌翻新。透過兩者的對比，可以探析出其轉折過程，當中所可能透露出的作者思想的轉變，或作品所展現出的不同精神內涵。因此，《檳城新報》刊登的邱氏詩作，值得我們注意。

除了邱菽園的詩作，署名「梵郎」的曾覺民也在《檳城新報》留下不少詩篇。據李慶年的研究，曾氏嘗擔任《檳城新報》文藝版的主持，其詩嫻熟大方。⁷³ 他的詩作首度出現於 1911 年 9 月 12 日，

⁷² 邱菽園：〈詞章〉，《檳城新報》第 7 版（1911 年 3 月 7 日）。

⁷³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頁 291-292。

這天刊登的分別有〈留別內子〉、〈舟行〉、〈七洲洋遇雨〉、〈舟中晚眺即景〉、〈新嘉坡舟次有懷先大母忌辰書以寄感〉、〈辛亥○秋有南洋之行舟次鷺江感事遙寄高蔭午大令〉。⁷⁴ 這些作品深刻暨生動地描繪了文人下南洋的經歷和心路歷程。如〈留別內子〉：「但祝呼如願，何曾忍遠離。不堪河梁上，握手問歸期」，講述了作者與妻子離別在即，彼此依依不捨之情景；〈舟行〉：「試思跋涉何時了，幾見周流絕域來。無限海天供嘯傲，勝他仙境越蓬萊」，表現出作者航海途中的內心感發。梵郎的其他詩作，也很能表現出南來文人流寓海外，內心所呈現的種種落寞和鄉愁等複雜情感，具有鮮明特色。

其他人的作品題材，如「子木」有一首刊登在 1912 年 3 月的〈關仔角竹枝詞〉，也是饒富意趣，茲錄如下：

馬來裝束鬥時薪（原註：南洋婦女多效馬來裝，不特檳城然也），未肯奢華讓別人。頭上釵璫胸鈕扣，晶瑩鑽石盡鑲金。香車寶馬逐紅塵，不怕生人怕熟人。邂逅相逢羞答答，一回出了一回神。

只因貪食海邊風，揭起車簾面面空。惹得游人多耳語，半嗔半恚半癡聲。

願嫁潘郎去擲柑（原註：檳俗女郎元宵常面水擲柑，面祝曰「擲柑嫁好『安』」，按：漳泉土音，謂夫曰「安」，古義原無訓安為夫者，茲特取其諧音耳。），背人斜倚鐵欄干。

卻嫌電火（俗呼電燈為電火）明如畫，先轉秋波左右看。⁷⁵

這首詩詞生動地描繪了元宵節時檳城關仔角（今稱舊關仔角，

⁷⁴ 梵郎：〈南遊吟草〉，《檳城新報》第 7 版（1911 年 9 月 12 日）。

⁷⁵ 子木：〈關仔角竹枝詞〉，《檳城新報》第 7 版（1912 年 3 月 9 日）。

Esplanade) 的情景，描寫出當時南洋婦女的服裝特點，以及為我們說明了檳城「擲柑嫁好厝」的習俗等，為我們呈現難得的檳城歷史記憶。

上文討論小說時提到當中有許多提倡女權，歌頌女性的作品，當時刊登的詩詞亦有這種題材，但僅佔少數。如 1914 年 10 月，「詞林」欄目刊登了署名「琴公」所作的〈新女界詞十四曲〉，其以古典詞形式來為女性發聲，富有特色。如其中一首調寄〈長相思〉的〈私歎〉：「天亦愁，地亦愁，說甚平權與自由，頻年鎖翠樓」，⁷⁶ 委婉地將女性渴望平權與自由的急迫心情給道出；又如調寄〈菩薩蠻〉的〈入學〉：「女權發達儂先喜，垂髻入學研新理，從此倡文明」，⁷⁷ 宣揚女學的重要。

總括來說，這時期的詩詞，論思想之「新」雖比不過小說，但表現檳城風情則明顯為其特色。許多作品不再是傳統風花雪月或傷春悲秋的吟詠，而是呈現文人在此四季如夏的國度裡的見聞，以及他們的心路歷程。這類作品在馬華文學史上都不應被忽略。

四、結語

本文以《檳城新報》作為個案研究，嘗試發掘、梳理和以鳥瞰的方式來說明位於馬來亞北方，同時也是英殖民地的檳城此地清末民初時期的文學現象。

1895 年《檳城新報》甫創，基於儒家重視經世致用的政治立場，因此在前十年的版面上，文藝僅是附屬品，用以補足版面，偶爾刊之。這段期間的文學作品主要以詩詞為主，題材多為抒懷、唱和、

⁷⁶ 琴公：〈新女界詞十四曲〉，《檳城新報》第 7 版（1912 年 10 月 5 日）。

⁷⁷ 琴公：〈新女界詞十四曲〉，《檳城新報》第 7 版（1912 年 10 月 8 日）。

旅遊等。到了後期粵謳的出現，其極為白話、富有批判性的特點，使報刊文藝增色不少。到了 1905 年 8 月，因響應中國「小說界革命」的思潮，《檳城新報》遂一改從前的保守，對報刊進行改良。文藝也因此從原來附屬和夾雜在新聞版面，變成獨當一面，有了《益智錄》的附張，隨後的十年，檳城文學作品日漸成熟和走向多元化。

在第二個十年，小說的欄目最為特出。從剛開始只是登載少數的國外翻譯作品，到筆記小說的刊登，在量方面有明顯的增加。1911 年以後，小說欄目呈現百花齊放的趨勢，就目前所見，大多數均轉載自中國上海《申報》或其他報刊，出現許多內容精彩，傳達新思想和現代價值的傑作。甚至還有小說引起強烈迴響而改編成戲劇的。當時《檳城新報》所刊登的小說對於推動當地的文學思潮，或在人文熏陶、文學審美趣味等方面，想必起到正面的作用。詩詞方面的成績，雖不及小說思想之「新」，但其中所呈現的檳城歷史記憶，以及南來文人流寓此地的過程經歷和心路歷程，都是值得矚目和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總而言之，《檳城新報》的出現，使檳城的文藝創作和發展有了開展的空間。雖以舊瓶裝新酒，且作品良莠不齊，但從這時候來說，已是非常進步和難能可貴，不少作品可圈可點。這些在五四前夕形成的馬來亞舊文學發展，為五四白話文學運動在馬來亞的推進做好了奠基的工作。

引用書目

一、古籍

1. 袁枚：《新齋諧》，清嘉慶間刻隨園三十種本，出版年不詳。
2. 王韜：《漫遊隨錄》，上海：上海申報館，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本，1888年。
3. 張煜南：《海國公餘輯錄》，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光緒24年刊本，1898年。
4. 邱煒菱：《五百石洞天揮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光緒25年邱氏粵垣刻本。
5. 邱菽園：《菽園贅談》，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藏本，出版年不詳。
6. 邱煒菱：《菽園詩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
7. 力鈞：《檳榔嶼志略》，收入陳可冀主編：《清代御醫力鈞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

二、專書 / 專書論文

1.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 方修：《馬華文藝思潮的演變》，新加坡：萬里書局，1970年。
3. 方修：《馬華新文學簡史》，新加坡：萬里書局，1973年。
4. 王潤華、潘國駒主編：《五四在東南亞》，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9年。
5. 吳禮權：《清末民初筆記小說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2011 年。
6.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7. 李慶年：《馬來亞粵謳大全》，新加坡：今古書畫店，2012 年。
 8. 傅無悶編：《星洲日報週年紀念冊》，新加坡：星洲日報，1930 年。
 9. 黃賢強：《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臺北：龍視界，2015 年。
 10. 楊玉峰：《南社著譯敘錄》，香港：中華書局，2012 年。
 11. 管林等：《嶺南晚清文學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2. 張錦忠著；鍾怡雯、陳大為主編：《馬華文學批評大系：張錦忠》，桃園：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19 年。
 13. 鍾怡雯：《后土繪測：當代散文論 II》，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 年。
 14. 岩崎徂堂、三上寄風：《世界十二女傑》，東京：廣文堂書店，1902 年。

三、期刊論文

1. 辛金順：〈南洋作為一種想像的方式——論馬華古典詩（1881-1941）的在地意識〉，《馬來西亞漢學刊》，第 2 期，2018 年 8 月，頁 3-14。

四、報章雜誌

1. 子木：〈關仔角竹枝詞〉，《檳城新報》第 7 版，1912 年 3 月 9 日。

2. 丘逢甲：〈詩章附錄〉，《檳城新報》無註明版次，1900年4月23日。
3. 何漁古：〈四老吟〉，《檳城新報》無註明版次，1896年3月12日。
4. 作者：〈來稿照錄〉，《檳城新報》無註明版次，1906年2月5日。
5. 作者：〈玩好墨跡〉，《檳城新報》無註明版次，1896年7月25日。
6. 邱菽園：〈詞章〉，《檳城新報》第7版，1911年3月6日。
7. 邱菽園：〈詞章〉，《檳城新報》第7版，1911年3月7日。
8. 邱菽園：〈詩榜先聲〉，《檳城新報》無註明版次，1899年7月21日。
9. 邱菽園：〈舊雨函詩〉，《檳城新報》無註明版次，1897年2月19日。
10. 梵郎：〈南遊吟草〉，《檳城新報》第7版，1911年9月12日。
11. 琴公：〈新女界詞十四曲〉，《檳城新報》第7版，1912年10月5日。
12. 琴公：〈新女界詞十四曲〉，《檳城新報》第7版，1912年10月8日。
13. 黃恩翔：〈詩章附錄〉，《檳城新報》無註明版次，1900年4月12日。
14. 黃恩翔：〈詩章附錄〉，《檳城新報》無註明版次，1900年4月23日。

五、網路文獻

1. 《檳城新報》，新加坡國立大學「東南亞華人歷史文獻」資料庫：<https://libportal.nus.edu.sg/frontend/ms/penang-sin-poe/index>
2. 《申報》，《申報》數據庫：<http://server.wenzibase.com.ezproxy.lib.ncu.edu.tw/spring/front/read>